

后宮戏妃

517621



90517621

应梅堂

后宫戏妃

时代文艺出版社

1247.5/0949

4884802

张



(吉)新登字05号

九皇之恋之三——后宫戏妃

JIUHUANGZHILIAN

应梅堂 著

责任编辑：德来 家余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00 000字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8000册

定价：7.60元

7-5387

目 录

高力士木兰山选美..... (1)

“这次高大将军省亲路过蒲田，是去为接美人江采萍进京的.....”

江采萍“约法三章”..... (23)

“幸亏高力士还带有一种‘百日倒’的蒙汗药，只要给人闻上便会昏昏沉沉睡上几十天，当然解药一用立即可以清醒.....”

造梅亭封妃专宠..... (45)

“.....唐明皇终于获得了江采萍的身子，而这之前他已征服了这绝色女子的心!”

咸宜公主暗中施计..... (69)

“梅爱妃，倘若朕有负爱妃，让朕失了这锦绣的大唐江山李家天下！”

痴男情女爱河泛舟 (93)

“爱妃思乡之情迫切，朕想待皇儿出世后陪爱妃去南方一游，以慰爱妃之悬念，如何？”

天长节白猿夺妃 (109)

“原来这白猿是个雄性，也爱美色。但她绝想不到白猿的这一手，竟是有人暗中训练出来的……”

温泉宫翁媳同浴 (145)

“朕爱色成癖不假，但朕绝非薄情之人！即使以后……朕也绝忘不了我们今日的一番情意！”

李念奴索梅弄是非 (165)

“他轻轻走近杨玉环身后，见她在烧灸梅花，他的心里不是滋味儿，这女人妒火太盛！”

杨玉环放泼邀封 (185)

“三天后，绿梅奉了高力士之意，去太真观向杨玉环赔罪，手中还捧了一束梅花。”

江采萍听笛被贬…………… (203)

“玉环我是在和我以前的公爹，如今的老公我的三郎说话！”

安禄山染指后宫…………… (227)

“安禄山已是杨贵妃的干儿子，便让宫女将安禄山打扮成小孩模样，在后宫胡作非为。

醋海扬波玉环使悍…………… (247)

“久别胜新婚，唐明皇又在梅妃那里温习了已经陌生的东西，心满意足地睡去了。但梅妃却无法入梦……”

高力士洛阳送珠…………… (265)

“贫道无缘子，顺路给高公公带来一件东西，万望高公公莫要误事！”

扮老姬道观追踪…………… (281)

“高力士从金刚那里摸出底数，便化装成一个老太婆，到梅妃寝宫附近的道观中寻找无缘子。”

战乱双妃各东西…………… (297)

“安禄山在信中要金刚好生保护梅妃，不得离宫，并许诺说，只要金刚能把梅妃完好无损地献给安禄山，来日必委他大任！”

梨树下杨玉环归西…………… (315)

“爱妃，朕无法保你了。朕虽知你并未参与谋反，但将士们不放过你，朕求你体谅，善地投生去吧！”

人生恰是采花蜂…………… (325)

“绿梅就在金刚身边，她听到金刚哼了一声，情知不妙，便用手去扶他，那手上却摸了一把热乎乎的液体……”

太乙山跪迎花魂…………… (335)

“高力士惊得呆呆地站起，面前这个女人满头花白，她怎么会是自己的干女儿？”

高力士木山选美



福建莆田县城南隅木兰山下，有户姓江的医家。江郎中乃七代祖传名医，祖上原是梁元帝的太医。后因得罪了权臣而赶出皇宫，为避祸远离繁荣的京都，远涉到了当初还属边远的莆田。从此落地生根。

这江郎中名叫仲逊，医术可谓三百里方圆遐迩闻名，但人们只知莆田木兰山下有江郎中而不知其名。江郎中除了那一手高超岐黄之术外，棋琴书画样样皆精。倘若不是他严守江氏子弟不得入仕的祖训，考个进士本也是囊中探物之举。江郎中还有一癖，爱梅。那些垂危重症病人，经他妙手回春之后，若有要表示感恩的，你便给他种上一株梅树即可。因此，木兰山脚下成了偌大一片梅林。隆冬时节，那里便是一片千梅争秀的奇景，千花万蕊迎着朔风而开。白的似玉，红的

似火，绿的如翡翠，幽香阵阵熏人醉。

江郎中有一爱女，真乃爱若明珠。此女是他五十岁那年所生，他夫人临盆那日早晨，卧室里忽有幽香阵阵，他夫人正在睡梦之中，忽见飞凤入室，绕屋三转后一头撞向她怀里，她于是被一阵腹疼疼醒。爱女落盆，竟已凤目微开。江郎中便给小女儿取名凤梅。这小凤梅不到一岁便已口齿伶俐，三岁已能识得千余字，到八九岁光景便已能解读诗经。尤其是对其中的《周南》《召南》等篇，她看了还引出一句奶声奶气的大人话来：她说她希望以后也能做个可以母仪天下的皇后贵妃！

江郎中当时闻之一震。继而倒也甚喜。他觉得凤梅确像是上天赐给自己的无价之宝。这女儿落地前祥兆显示，这几年里她不但长得俊美端秀，而且聪慧异常，莫不是上苍对祖祖辈辈行医积德的江家不入仕途的有意补偿，送来个光宗耀祖的皇后贵妃吗？江郎中在一时高兴之下，便又给爱女取名为采萍。“采萍”乃是《诗经》“召南”中的一个章名，也就是引发凤梅要当皇后之愿的那一章。

日月似梭，光阴如箭。转眼间江采萍已长成了一个大美人。这江采萍到得十七岁那年，已芳名远播闽地。求亲者似过江之鲫，使木兰山下梅林更是热闹。江郎中却一概婉拒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真还要女儿去做皇家媳妇，因为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他已看出采萍已与田青心心相印，他爱采萍，也喜欢田青，他不

愿拆散他们。

说来也是有趣，那儿时十分向往皇妃未来的采萍。情窦初开后便已眼睛向下了，她的理想只是嫁个如意郎君，自然田青是她可以托心托身的唯一的小伙子。他还是她的救命恩人。

江采萍是被一阵寒气冻醒的。此时亦正值公鸡报晓。她便无了睡意，只躺在床上想她的心事，想她的田青哥。

田青与江采萍相识于危难之中。她永远不会忘记三年前的那一天。她与绿梅一起到木兰山上玩，正迷醉于满山荔枝的绿叶和果子的红艳之时，却不料有头带箭伤的野猪奔逐而过。也是江采萍一时心慌，不该发出尖叫，那叫声惊动了野猪，野猪已经中了一箭，那箭羽还颤颤巍巍耸在它的脖颈上。俗话说，受伤的野猪凶于虎。那四五百斤重的蠢物，被江采萍的惊叫所惊，见不远处是两个小女子，便把那满腔的仇恨往她们身上发泄，四肢发力，直朝她们扑撵而来。还亏得山中荔树稠密，江采萍和绿梅俩绕树而逃，使得发狂报复的野猪没能立即撵上。就在江采萍娇喘吁吁之时，迎面跃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他虽一介书生模样，却带了剑，此时早长剑在手，截向那凶猛如此的猛兽。也是该江采萍大难不死，就在那裙裾被野猪咬住的瞬间，长剑也已直戮进了野猪的胸膛，江采萍的裙子被撕下了一大块，她奋力挣脱却没能稳住步子，一跤跌倒，一条腿的小腿骨竟已跌断。而那绿梅，年纪比她

还小两岁，虽说平时东奔西跑的比江采萍多，但此时也早吓得几乎虚脱。回家的时候，江采萍只好让那小伙子背了下山。

那小伙子姓田名青。祖上倒也是一户殷实人家，父祖两代都当过县太爷。但他命运不济，十三岁那年父亲病故，如今只有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偏又于前年得了忡怔之症，自然成了半个废人。如今这千斤重担便全落在了他身上。好在田青天赋机敏聪慧，于艰难中习文学武，自学成才，在莆田县也是个出类拔萃的角色。这天也是碰巧，他路过木兰山乃是从舅舅家回来，撞上了江采萍遇险，无意中成了救人的英雄。

田青母亲的顽疾经过江郎中的经心诊治，终于康复。田青自然是梅林的常客，既能陪江老先生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下棋添趣，也能和江采萍弹琴作画增情。江采萍曾暗暗提醒田青托媒说亲。田青却觉得自己一介布衣有辱了江采萍的身分，表示必要等他个功名后再来提亲。江采萍见父亲把各路说媒人马婉拒了。便也明白父亲的心思，倒也不急了。

三月前，田青与几位好友结伴赴考，照路程推算，田青也该回来了。这些日子里，江采萍每天早晚给观世音菩萨上三炷香，请求菩萨保佑田青一路平安，得中金榜。

昨日夜里，江采萍做了一梦，梦见田青骑了高头大白马到了梅林。她借了田青的马骑，那马似飞而奔，冷风嗖嗖刮得她觉得身凉。她刚才便是这般冷醒的。

江采萍又早早起床了。她自然更虔诚地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点上了香，又真诚地跪地为田青祷告了一番：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田青哥春风得意中金榜，一路顺风回家乡……

祷告之后，她开门出户，不觉轻轻呼了一声“啊——”

原来木兰山已一片洁白！她长这么大还未真正见过雪呢，自然她想到了这满目银色的东西是雪，纤足踩地发出了吱吱之声，她不禁伸手摸向庭中那棵梅树枝干上的白色，触之确有一种冰凉之感传入全身。雪，难得的雪。江采萍发出了由衷的欢呼：“爹爹呀，天下雪了！”

嘴，瑞雪，瑞雪！江老先生在另一边点头赞叹着。

这时，院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江老先生，快开门，快开门！”从声音上听来人显然是跑步而来的。江老先生倒也见怪不怪。明白必是病家来请他出诊什么的。佣人阿福已去开了门，门外进来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进门便急急用背把院门顶上了。从他满头的汗和慌张的神色之中，江老先生却也纳闷了。他惊疑夺问道：“客官你有什么事吗？”

那不速之客这时又情不自禁向江采萍投去一瞥，说：“江老先生，小人刘悦，前年得伤寒重症，差一点送命，全亏您老人家妙手回春。才得以至今还能在世上做人。小人兄弟在县衙内当差，他刚才无意中透露出京城来了个什么大将军，要为皇上选美，江小姐芳

名远播，听说那大将军是专门来接小姐的呢！”

“这……话当真……。”江采萍和江老先生都脱口问道。

“小人兄弟还说亲眼见到了那钦差大臣，说那大将军身高马大的，虽上了年纪，偏是一张光光的脸蛋没一根胡须，说话细得和女子差不多，象是个内廷太监。”刘悦说完向江老先生施了一礼，转身欲走。江老先生还迷顿在那里，倒是江采萍已经清醒过来，还了礼道了谢。刘悦说：“江小姐，你得赶快自拿主意呀！”说后才匆匆走了。

刘悦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了。他留给江家极大的震惊和少有的沉寂。很久很久，江郎中望着爱女，江采萍望着老父亲都说不出一句话来。难道真是命中注定的嘛？江老先生不禁又想起了夫人生养女儿时的那个彩凤入怀的梦和女儿年幼时说的想当皇后贵妃母仪天下的话。是的，老先生以前确很希望女儿有母仪天下的福份，觉得那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可如今爱妻已先他而去，儿子又不在身边，膝下就这个骨肉至亲，且女儿百般聪明孝顺。一旦去了京城入得皇宫，那身价自然是顿时提高千百倍，但是自己便也没子女儿了。以后见面还得行君臣大礼，况且深宫如海，宫中多怨女呀！想明皇玄宗也该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女儿做他的儿媳才差不多！女儿嫁给一个老皇帝，又能有多少幸福？再则女儿与田青早已心心相印，嫁给田青虽永远不能有贵妃之类的一时荣耀，但那才是人间鸳鸯！相

亲相爱的真正幸福。

江老先生想了许多，但他没有说，他不能说。他更明白抗拒选美将会有什么结果。自己只是一个医生，怎能抵挡得了为皇帝选美的什么大将军之类的饮差大臣！

江采萍也没有开口，她是被这消息惊呆了：难道自己真是这种看似荣耀而事实上可怕的命运吗？难道自己真的不能与可爱的田青哥相依为命度过一生吗？她早不是幼儿时的小凤梅，早已从昭君出塞和《长门赋》等皇后贵妃的故事里明白，以色事皇帝难得几时好的道理，也明白冷宫里宫娥贵妃实比牢中犯人强不了几分的事实。她后悔不与田青早日成亲，竟依了田青先觅功名而后成家的愚见！田青哥，你可知你的萍妹已面临了大难吗？

绿梅这时已摸透了义父和义姐的心思，她率先打破了沉默：“父亲，依我看，还是快让姐姐到外面去躲一躲吧！越快越好，迟了怕是要来不及的呢！”

江老先生深情地看了女儿一眼，脸上浮上一丝苦笑。“孩子，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你让你姐姐躲到哪里去？哪一家亲戚朋友都不便留也藏不下呀！”

绿梅说：“爹，就让姐躲到田青哥家里去吧！田青哥家在小山湾里有几间不用的坟山小屋，姐姐藏那里是不会有人晓得的。”

“这个……萍儿你看……”江老先生让女儿自拿主意。

“爹，女儿是决不想进皇宫去的。”女儿说。

“那你就快走吧！”老父亲这才下了决心。

“孩儿只怕走后官家不能饶了您老人家……”

“孩儿这就不必担忧了。孩子你快走，我自有对付的办法！”老人见女儿犹豫便又对绿梅说：“缘儿你就送你姐走吧！”

绿梅遵命，立即进屋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和银子，与江采萍一起拜别了江老先生，然后踏着积雪，往木兰山东南山岬里奔。那山岬风景极好，簸箕形的山岬左右两侧山头成回形之势钳住岬口，岬口中间有一奇岩兀立，宛似天然屏风，这屏风前有一个两尺左右深、桌面大的水池，终年泉水清澈。田青祖父和父亲的坟墓都在这山岬中，墓边有两小间石屋，本是田青父亲为官时，让守墓的族人居住的。如今田家中落，看墓人自然也早已远去，但那小石屋还在，缸灶依旧。这山岬四周是茂林修竹，一条小径从藤蔓荆棚下深入，倘不是绿梅和采萍曾与田青来此采药玩耍，哪里会想到这里有这么一番天地？

绿梅虽然年纪比采萍小，但穷人的孩子往往懂事早，手脚也麻利有力。小绿梅也是与采萍特别投缘，她不但面貌清秀，而且长得颇与采萍相似，采萍是她的义姐更是她的救命恩人，在被采萍相救前，她是流浪的孤儿，只一双扑闪闪水灵灵的风目不被破烂和齷齪掩盖，如今倒也已出落得像个美人了。她自然不愿她的好姐姐离开她去当什么皇后贵妃，她本不识字，但

采萍教了她不少字，采萍的心思她全明白！

且说江老先生待女儿一走，例骑上小毛驴往县衙而去。他到那衙门前时，那里冷冷清清，只有当值的差役在前面守着那鸣冤者敲的大鼓。江老先生下了毛驴，直奔那大鼓，抓起那鼓捶要擂，却已被当差的衙役挡住了。那人也是认识江老先生的，这时惊诧中不忘本职地问道：“江老先生，您老先生可没喝醉了酒吧？您积德行善一辈子，满城人谁不领敬您？还有哪个不知好歹的来跟您结仇不成？”

江老先生叹息一声说：“小哥你哪里晓得，我那宝贝女儿昨日傍晚出门访友，至今未归，我是来求县太爷作主的。”

“有这种事？老先生您是担心小姐她被人拐骗还是怎么了？”

“这我也没数呀！”

“老先生您家小姐才离府一夜，我想您还是别惊动了县太爷了吧，您该明白，那四十下煞威棍可是怪怕人的，虽说大家都识得您，还会手下留情，可万一小姐并无大事，这一张扬开去，于小姐的芳名多有不利呀！”

“小哥这话是合情合理，可老夫虽有二子，他们都早已翅膀硬后飞往他乡自闯天下，膝下就萍儿一个，万一她真有个好歹，那岂不是要了老夫的命吗？”

这当值的衙役大约也是承受过江郎中的恩惠的，见江老先生那般焦急，便也皱了眉帮着着急。碰巧，这

时，一乘小轿在衙门前停下，里面下来一个三十多岁斯文模样的人来。当值衙役高兴地招呼道：“刘先生，您是见知县大人去吧？您认识这位江老先生吗？”

那斯文模样的刘先生笑着打量了江郎中一会，问：“敢情老先生是木兰山下的梅林主人？”

江老先生忙点头称是。

刘先生说：“老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晚辈早有心仪，只是父母亲给了我一个好身子，才没有上府拜谒。老先生乃我县德高望重的前辈。怎么这雪天到衙门前来，敢是也遇上了什么不称心的事吗？”

那衙役这时向江郎中解释说：“刘先生是知县大人的公子的授业老师，县太爷的上宾，您老先生还是请刘先生帮帮忙吧！”

江老先生轻叹了一口气说：“刘先生，家门不幸，小女采萍昨日与她义妹外出至今未归，老夫只怕她们遇到歹徒恶人，想请知县大人为我费神。”

“……”刘先生踌躇了片刻。江老先生点头道：“刘先生不必作难，老夫本来就是想自己亲自与县太爷说的。”说着又举锤欲捶。

“刘先生，您——”那衙役拉住了江老先生的手。

“江前辈，您可别误会了，”刘先生说：“我不是不愿代为向王大人致意，我是奇怪，您可知您本来就要成皇亲国戚了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江老先生心头一沉，知道钦差选美之说是绝不会错了。但嘴上却反问：“刘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